

# 都市“菜农”诞生记

□ 贾佳

支架攀援的绿藤，结出一串串“丰硕”的豇豆，在田里采摘，尽管鞋里浸了泥土，心里也是欢快的。假期或者周末，孩子与家长一起在田野里，一天下来，皮肤晒得黝黑，可眼儿收获满满一箩筐玉米或者时令蔬菜，还是满心欢喜。

在蓝天与绿地之间，有丰收的欢愉，这样不自主的“心向往之”，在越来越多都市人的心里滋生。农耕的方式让人艳羡，也幻想着自己能有一片一亩三分地，不会太紧张，也没有快节奏，只是简单地享受耕作和收获。

就这样，都市人开始琢磨如何能成为田间的耕作者，随时体验一把耕种的乐趣。闲来时踏青，收成时采摘，说来就来，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自己采下的时令菜，比起去超市或者菜市场，这样少有的体验，总是让来的人兴致高涨。

乡间“一分地”也因此有了流转的“小市场”，如此，竟成了一种流行趋势。近

来，在都市郊区，开始有来自市中心或者城区的人盘算着，租种下村民宅前或屋后的小片自留地，以并不算贵的价格签一份租种合同，从播种、耕作，到收成，都由自己来打理，有村民大方地同意了这种“出让”，而这些一心向往耕作的“城里人”就以这样的方式，过上了“洋气”的乡间生活。

今年初，我的同事丁丁就成了一名“地主”。她有幸寻得了这样一小块地，虽然面积只有“一分”大小，但她却以最快的方式满足了多年来对“归园田居”生活的憧憬。耕作半年多，蔬菜也已收获了几茬。“也许是自己辛苦所得的缘故，每到有了收成尝鲜时，总觉得比菜市场买来的美味了许多。”丁丁说。

丁丁从淘宝买来种子，依时令种上了南瓜、茄子、番茄……，品种不一；又备齐了农耕器具。“虽说从小在乡下奶奶家长大，对于耕作，从前多只停留在想象和观

察，动真格儿的时候，还有点怵。”不过，“别扭”的时间并不长。每当闲暇之余驱车郊区，看见这片“自家地”，一人弯腰锄地，一人播种，一番与老公默契配合的情景，让丁丁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重新找回了几时的惊喜和感动，也让她如获至宝。丁丁说，她也希望年岁尚小的女儿能像自己一样，在亲近大自然的環境中成长。

如此突发奇想，丁丁原觉得自己也算是个“异类”。可租地后，她却无意结识了一个与自己的决定不谋而合的“菜友圈”。跟按部就班的工作氛围很不一样。菜友们多数学历颇高，有博士、教授、艺术家、蔬菜专家，也有全职太太……在这里，各自的职业领域虽不同，但对大自然和农耕劳作，却都心存着天然的热爱。交流之余，丁丁发现，这样的耕作也给生活带来了许多创造力。有人依兴趣做育种杂交试验，有人种上了人参之类少见品种，还有人买来稀奇古怪的农耕器具，像玩玩具

一般。

丁丁决意全程不用农药，于是，她还时不时地从街坊家里“讨”一点有机肥。一边交流种菜经，一边自学农教书，这个夏天，每次耕作前，先涂一层厚厚防晒，再搞个全副武装。“这套流程怎么看，都跟农民伯伯不太像。”丁丁玩笑说。

抽不开身时，就托主人或菜友帮忙看管。几个月下来，竟还有点上瘾，于是，她又仔细研究起，怎样才能让蔬菜长得好。如今，全家人都吃上了自己的劳作成果，她说，可以考虑下一步让地变得再大一些，美其名曰“开心农场”；就在昨天，丁丁又在她的“小农场”里分摘了一批新鲜的茄子，带回家，一番大块朵颐。



## 流年

## 老县城影像

□ 李晓

我有一个梦想，孕育了多年，万一实现了呢？

这个梦想就是，我想给老县城拍一部怀旧的微电影。

出生于山西的导演贾樟柯，对老县城情有独钟。他拍摄了好多关于老县城的电影，在那些电影里，老县城尘土飞扬，县城里的小人物们，轮流上演着他们的命运故事。这个看起来内向的男人，拍了一部《三峡好人》，他把老县城的灵魂给招回来了。电影中的老县城，就是两岸猿声啼不住发生的地方。有一次，我一个人去影院，看那部电影，胸口一阵一阵地疼，像老树扯脱了根。我出了影院，步行到江边。牛毛一样的雨中，成群结队的人在大水汪洋的江边肃立，缓缓地走，那大多是老县城的居民，默默凭吊水下家园。

我的冲动，再也止不住了。再不拍拍消失的老县城，它就如宋朝的草纸、清朝的瓷器。老县城的一些场景，我已默默储存在心。在影片中，我自己也要演一个角色，是一个游荡在老县城的文学青年，那些屌丝岁月，他去老县城，就是为了买一本省城出版的诗刊，看一份《参考消息》，喝一碗豆浆吃一碗猪大肠，去县城最高的百货大楼买一块香皂洗头，或者，去一个喜欢的姑娘楼下徘徊，他举头望的不是明月，他望见的，是心爱姑娘在七楼阳台上飘荡的内衣。我住在老县城里，是听着鸡鸣声醒来的，那时县城的很多户都还养鸡，多年了，我还保持一个乡下人的习惯，听鸡鸣声醒来才感到一天踏实生活的开始。老县城的居民们，早晨提着便器排队去上厕所比过马路还守秩序。县城郊外的老坟要搬迁，后人咬着嘴唇却说不出祖先的名字来，我的局长朋友老钟，披麻戴孝把坟墓搬迁了。老县城快要被淹时，老城里的孙老二给青瓦房的门上系着红绸子，他爬到房顶上去喝酒，边喝边流泪。他至今还留有几片青瓦反复摩挲，想起它当年在炉火里冶炼时的滚烫，而今冷却萎缩在一个怀旧者的房间。还有王三贵，一片残垣瓦砾上，他扛着从废墟中拆下来的雕花老门去卖，一大堆门立在那里，背后是滔滔长江。

在影片中，我还想回忆一下，我在老县城脏兮兮的招待所里一些奇怪的梦。梦见我和初嫁了的小乔弹古琴，梦见我古代最好的朋友武大郎鼓励我，兄弟，好好写，你一定在宋朝出大名。梦见猪八戒扛着如乡下农具的九齿钉耙对我说，走，走去挖红薯。梦见赵员外把千金女儿许配给我，嫁妆却是一头老牛，发财心切的我都崩溃了。

在影片中，我想把那些老县城的居民们都召集起来，他们是最好的群众演员，让他们对老县城的记忆回光返照。我想喊我的朋友老付也来演一个角色，他在老城里便开始想减肥，结果边减边吃肥肉，越吃越胖，老县城消失后，他一个人坐在江边独语：“看来，我得只喝这水来减肥了。”

这是我的一个梦想，让我给老县城唱一曲深情而沉默的挽歌，让老县城在电影里复活。我想让我的一个老乡导演来做这个片子的导演，他拍过电影《巫山云雨》。我把这个梦想告诉几个老板后，他们纷纷表态，给钱给力。他们都是老县城里长大的，那是魂牵梦绕的地方。



苇风吹

李陶摄

## 金陵旧地老门东

□ 陆建明

价目评论论足。

街心公园有座小亭(积善亭)，上书“结庐市隐”，亭角飞翘高挑，有联“闲情何必林泉觅，风雅自由市井吟”为证。隐语古城人随遇而安的生活心态。最好看的是小亭内外弥漫的水雾，身在其中犹如仙境一般。我的相机捕捉着每个生动的镜头，不经意间，目光落在对面的石壁上，那些凹凸不平的浮雕展现的不正是老城南的市景吗？像理发、炸爆米花、学童进馆，老者对弈等映象，仿佛引领我的思维回到了童年。

当然，城南居民并非与世隔绝，邮差时而串街走巷，把远方亲人的素笺投到住宅，然后通过邮筒把家书递至远方。邮筒置于边营巷口，一位小女孩脚立石上，用力踮起脚尖向筒口投递信函。我沿街南行，一柄广告伞下，吹糖的手艺人正埋头“作画”，白纸上，黄色的“龙凤呈祥”经她的描绘栩栩如生，充满着诱惑，这种艺术美食吸引了不少馋嘴的孩子，他们搅动舌头，迫不及待地品味着祖父母们儿时的味道。此外，还有仿古货车，挂着五颜六色的香囊荷包，打破了小街千篇一律的古色。

街道的尽头便是明城墙了，我停步回首，不过百余米的小街内进颇深，呈现一个“非”字形。随便步入某条小巷，青砖铺就的小道，黛瓦覆盖的民居，还金陵人家以本来的面目。这里府第紧挨，独门独院。旧门还没上漆，狮形的门环、横栏染着黄色的锈迹，锁是新的，锁着院内不被人知的秘密。偶有几间修缮中的屋子，门却虚掩着，目光从门缝射进去，院内有古井，有假山，淡黄色的阳光照在墙上，绿色的桂枝结满了一树芬芳，典型的江南庭院小宅，安静幽雅。想必昔日秦淮人家有此院落也颇为自得了。

屋内已不住人，建材多为旧城改造时遗留下来的。也有少数几间对外营业，卖些文化商品和味香色绝的秦淮小吃，游客在此体验着金陵的味道，而我们则在此追忆童年。

确切地说，老门东就是一个踩着城南老宅的根基建造起来的片区，到处显现古朴的气息。尽管少了些走街串巷的吆喝声，但依然为我为所爱。



## 新加坡索赔记

□ 李燕

前阵子，我到新加坡看望妹妹。她前几年嫁了个新加坡人，便在当地定居。算起来，我俩好几年没见面了。

到了新加坡，妹妹一家非常热情，带着我游遍了这个小国，领略了这里的风情和美食。不知不觉，一个星期过去了，虽然妹妹极力挽留，但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还是定了回国的机票。

回来的前一天，我和妹妹去逛街。我为丈夫买了套西装，还为女儿买了一双鞋。可回到妹妹家，妹夫一看，却发现那双鞋是仿制品。我拿着鞋去找店家退货。哪知，店家根本不承认，说刚才拿给我的明明是正品，我一回头就拿了双仿制品来退货。

退货不成，还被人指责为偷桃换

李，这让我憋了一肚子气。妹妹让我去消费协会投诉，可购物小票让我刚才不小心丢了，没有真凭实据；要报警吧，可数额太小，等多集合几个受害人之后，黄花菜都凉了，劳师动众实在不划算。

正当我打算放弃时，妹夫建议，还是去小额法庭吧。他说，小额法庭是专门受理一万元以下的小额投诉，连律师都不用请。只要通过到访、传真或者电话申请，交十几块的费用，法庭就会在一星期左右作出裁决。裁决具有法律效力，可以强制执行。而且，像我这种特殊情况，因为明天就要回去了，还可以要求法庭在二十四小时内快速裁决。

在妹夫的帮助下，我向小额法庭递

交了申请。没想到，那家店骗行累累，专门骗那些在新加坡短期停留的游客。游客们的时间仓促，一般也只能自认倒霉。哪知，这次好几个人同时被骗，同时向小额法庭递交了申请。

由于证据充足，法庭当庭令店家退货，并且要进一步追究店家的诈骗罪。拿回鞋款的我兴冲冲地跟着妹妹回去，对新加坡小额法庭的效率佩服无比。

回来后，和同事们说起这次的经历，大家唏嘘不已。不少人都有过被骗的经历，但因数额小，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。但愿我们身边也能出现小额法庭？



## 旅途 JOURNEY

## 层林尽染

## 在栖霞

□ 王晓

人和风景是讲机缘的。江对面的栖霞镇，早就听说，也只是相聚三四十公里的路程，这么近，却一直没有游览的机会。

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。秋天是个喜欢虚张声势的演员，退场戏也演得高大上，以壮阔的气势轰轰烈烈运行，相对而言，冬天来得悄无声息，这个时节最适合去栖霞，看秋冬交替，看层林尽染，看时光漫漶，寻觅自然之美，生活之趣。

人生不必太刻意，歪打正着的事真真。我们临时起意去栖霞，并不知道适逢第十四届“秋栖霞”红枫艺术节，车多，人多，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弹丸小镇的吸引力。

来栖霞，首要的当然是赏红枫。红枫之美，美在纯粹、鲜艳、热烈。从栖霞禅寺山门进去，有蜿蜒的林中小道，也有宽阔的水泥路。水泥路可行景区电瓶车，便捷地到达目的地。我们就是来爬山的啊，当然不坐，找小道步行。从霜红苑、桃花湖、天开岩、红叶谷一路走，就可近距离观赏各种枫叶。虽然枫叶最红的时候尚未到来，但已渐入佳境，同一棵树上，红、黄、橙、绿、褐并存，五彩斑斓，悦目赏心。摄入相机，层次更分明，画面更绚丽，让人惊叹大自然的杰作，怎么拍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。

来栖霞，赏的不仅是红枫，秋色无边。高大的枫香树，叶子似三角，树叶多，迎着天光，片片金黄透亮，人在树下走，有到金色王国的神秘和圣洁。听说枫香树叶落霜后会变红，到那时候，该有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情景了，如人的一生，一季有一季的风景，珍惜当下最美的风景。山核桃、鸡爪槭、黄连木都处在变色过程中，黄黄绿绿，绚丽得很。秋的明快、利落、爽气，都叫人喜欢。无数的叶子落在地上，景区的原则是不扫落叶，形成自然的地毯，踩在上面，真切感受到秋近冬近。季节的更替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来都是渐进的，不突兀，不激进，走则慢慢走，来则悄悄来，颇似这地方人的性格，饥则食，困则眠，不刻意，不勉强。栖霞山上层林尽染，说的也是这样的规律。

行走在山林里，盆口粗的大树随处可见，高耸入云，低矮的灌木也比比皆是，针叶林、阔叶林都有，缠树的藤蔓也较着劲，植物品种极多。这里就是色彩的天下，以绿为底，黄、红、橙、棕……色彩纷呈，好似燃烧的山火，胜了春光几分。林子里，还有各种天水聚集形成的塘、汪、湖，树影水中，如梦如幻。

山深林茂，泉清石峻，空气清凉、新鲜。爬山出汗，凉风一沁，有提神作用，忘记疲劳和困乏。栖霞山的自然景观饶有情趣，靠近天开岩的地方，有岩石淡青色，如波浪翻滚，让人情不自禁在此处留影，置身“浪花”的机会不多，令人向往。也许是随意而行，体力透支较大，眼前的天开岩似乎太陡，待下次再看。好风景是要留想头的。就当此次是探路，先了解清楚概貌。往更高处攀登，制高点是始皇临江处，登高望远，纵目长江，气势宏大，到了这里，才知道什么叫心旷神怡。

栖霞山的历史悠久，不仅有此处据说是秦始皇登临过的地方，还有至少三处值得一看，山脚栖霞古寺，寺前隋朝的舍利古塔和千佛岩洞。栖霞寺自南朝以来就是佛教圣地，南京最大的寺院。舍利塔浮雕生动，装饰精美，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千佛岩里的三尊佛像龕上曾出现佛光，后人膜拜也是缘于此因。

对佛教和建筑，我了解较少，不敢妄言。倒是专程去洛阳看过龙门石窟，当时的惊叹还记得。栖霞山的千佛岩洞时间上早于龙门石窟，气象也不小，只是毁坏要严重得多。也在丹阳阳洞镇看过散落在野地里的天禄、麒麟等巨型石刻，丹阳是南朝齐、梁两代帝王的故里，齐梁帝王死后大多归葬丹阳，墓前石兽大而多。栖霞山千佛岩洞石刻应该是与丹阳石刻同时代同宗同源的遗存，与历史的渊源深着呢。

匆匆一瞥，浮光掠影，凌云栈道、一线天、百草园等景点没有细看。还有机会，再来栖霞。